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九十六回 天關山神猿饒舌 孔雀峒石女發身

那神猿雖也女人裝束，雙眸炯炯，卻滿面無一絲膚肉，與台灣所見骷髏一般，滲漶怕人。神猿先開口道：「相公忠貫金石，誠動天地，功業福德，迥出汾陽王之上。小兒愚蠢無知，卻靠著相公蔭庇，他日亦稍有成就，婚姻嗣續，富貴功名，俱任相公掌握。請受老婢一拜，願相公勿避嫌疑，勿辭穢褻，擊混沌而破天荒，不特老婢母子感恩，即平氏祖宗亦俱戴德不朽！」說罷，即拜將下去。素臣連忙回禮道：「下官菲才拙性，愧竊虛聲，敢當宏獎！令郎英年偉貌，文武雙全，自膺特達之知，何藉扶輪之力？」拜畢，起坐。素臣道：「老嫗末後數語，言淺旨深，非暗人所能解，尚祈明示！」神猿道：「時至自知，只此數言，已屬饒舌，敢盡泄乎？」素臣道：「下官生平。不信神仙之說；老嫗之先見，寧有術乎？」神猿道：「凡物之壽者皆靈，故龜龍猿狐，皆可前知；然只知其數，未識其理。不若聖人之前知，理數俱晰，此人為萬物之靈也。但人雖靈於物，而壽則物久於人；自古及今，有千歲之猿狐龜龍鶴鹿等物，而無千歲之人。此則數由天定，非智力所能勉強！神仙誕妄，休說相公學貫天人，即老婢一物之微，亦不謬信！世所傳述，其虛妄者不具論，即如李意、鍾離、呂岩、陳搏諸人，老婢或見或聞，俱不過略享修齡耳，豈有飛升羽化之事乎？相公進峒之意，老婢已知。這天關山之最高峰，可望見赤身峒形勢；飯後屈相公一登，老婢在彼拱候。」說罷，告辭進去。素臣暗歎：「物之有知，人不如也！」童子捧上酒餚，半屬蔬果，半屬野獸雞豚，烹調極精，色色可口。素臣問：「峒中莊戶何來？」乾珠道：「也是近年來家母招致入峒，令其耕田為業，閒時教習擊刺跳躍之法，說有用著他們之處。」飯後，領著素臣到最高峰，神猿已先在頂上，指與素臣看道：「那一座山頭上，有大樹數百，蔥蔚深密者，即赤身峒後之靠山也。」

東南那一峒，便是孔雀峒；更南，是大鵬峒；更東，便是辟邪峒。」

素臣道：「據下官看來，各峒合湊，是一龍形；赤身峒乃龍頭也，故出這毒蟒；孔雀峒那一條山腿，儼如龍爪；此峒圓形，儼若明珠。毒蟒不知先爭此峒，可知其無謀矣！但此爪與珠切近，龍頭奮發，龍爪必舒，不除此爪，終有拿攫之患！下官愚見，該把孔雀峒把條山腿挖斷才是。」神猿吐舌道：「相公真天人也！老婢之見，亦是如此。那山腿有束細之處，即龍腕之本也。斷其腕本，熔鐵汁灌之，即不能拿攫矣！此係切膚之災，奈遠隔他峒，力不能辦；相公此去，幸乞留意，感且不朽！那數百棵大樹中，有一更高大之樹，中空透底，直達赤身內峒之智井，相公可切記之！」素臣唯唯，復問：「由辟邪、大鵬、孔雀至赤身，俱走弓背，由此至赤身，卻是弓弦；倘或進兵，則於彼路用正，此路用奇，如鄧艾、鍾會故事，可乎？」神猿道：「相公神見，洞中兵機；但此道險峻，非久經演練，熟於跳躍者不能行，老婢與小兒輩，請當此任！」素臣大喜致謝，先辭下山。

回顧神猿，步履如飛，傾刻而下，暗暗稱歎。是日，乾珠陪宿，素臣叩其胸中，頗諳韜略，試其膂力，不止千斤，甚是歡喜。

次日告辭，神猿復出相送，諄諄以勿避嫌疑，勿辭穢褻為囑。

素臣想有後驗，因遂允諾。乾珠送至後山，拜別而去。素臣回見開星，把前事約略說知。開星大喜道：「得了乾珠，可作奇兵。草民戶下及平時結識些勇力，於此正道，亦可略助大人一臂。」素臣更是大喜。次日，起身往孔雀峒。開星道：「有一鐵匠太引五，是孔雀峒人，在草民家打些軍器，前日已經完工；草民留在此，替大人做個嚮導。」素臣聽有孔雀峒人同去，可作居停，又係鐵匠，歡喜非常。

謝別開星，隨了引五，過大鵬峒，投孔雀峒而來。引五問素臣：「住在峒裡那家？」素臣道：「我是頭一次進峒，你家若有空屋，便可借住。」引五道：「這卻不能，須招贅在那一家做女婿才好。」素臣忙問：「何故？」引五道：「大鵬、孔雀兩峒，是已服毒蟒大王的了；大王的令，凡係客戶，俱要與峒種配成夫妻，才許住在峒裡。客人若有銀子，我替你說合一頭親事，方可存留。」素臣暗想：辟邪太遠，大鵬、孔雀又有此令，如何得到赤身峒去察看呢？沉吟一會，說道：「我是有妻子的，豈可停妻再娶？只好做一假圈套，與那家說明，照數給銀，卻不真做夫妻，不同床睡覺；你若撮合成了，我自謝你！」

引五道：「招了親事，便報知頭人，夜裡要來查的；若不一床睡覺，就弄出事來了！你既肯出銀子，又不要真做夫妻，卻有個湊巧的此。我有個妹子，小名玉兒，相貌極好，卻是個石女。你只給我十兩銀子，就與你做個假圈套，日裡一樣燒茶煮飯，夜裡一樣鋪床疊被，卻只好做個乾夫妻，拚抱著頑耍，你道如何？」

素臣暗暗驚異道：「此人真石兄也！峒母既托此夢，神猿又再三叮囑，要我不避嫌疑，想必是前定之數！為國家大事，譬如在又全家中，與隨氏同宿，況且是個石女，只索行權的了！」因道：「令妹如果是石女，我願加倍出二十兩銀子。不在人面前，卻不許夫婦稱呼，我只叫他小娘子，他只叫我先生。」引五大喜道：「叫先生不好，叫你爺罷。若不是石女，情願退還你身價。只有指頭大一孔，是天留給他撒溺的，憑你驗看就是了。」午後到峒，把素臣引至一空野地方，只有三五家人家，依山而住，望著盡東邊一家人去。素臣看時，是一間門面，西壁支有爐灶，裡面三間房子，有兩間小披，當在中間客座，歇下擔子。引五進去，叫妻子藏氏出來，拉手相見，把招親之事說知。又悄悄的，把假圈套的說話告訴：「去與妹子說明，就只好去通知鄰舍，報與頭人來主婚了。」藏氏道：「你也須知他的性情，這話怕有些難說！況且姑娘的事，鄰舍都知道的，怎假得來？」引五道：「這樣好客人，又是蘇州人，還辱沒了他？他有這銀子，便一家快活好過，你說我已應承，回不出的了。若說鄰舍，都怕著老太，敢來破我的法？再請來吃杯喜酒，便是沒事。」素臣暗付：其妹性情，自必歪撇；此人呆實，膂力有限，怎眾人都怕著他？因道：「我有蘇貨在此，每家送四色禮，買他一買，何如？」引五道：「這更妙了！但白費掉了錢，也罷，他們沒有白受的理！」素臣因檢出花粉線之類，問是四家鄰舍，配合四分，同著引五，各家拜望，說知情節，並請晚間去吃喜酒。鄰舍都道：「這是喜事，又承送厚禮，只要你兩家情願，我們斷沒有說閒話的！」

拜罷回家，素臣又取出八色蘇貨道：「這送與大嫂的。」稱出二十兩銀子，「這是聘金。」另外又是五兩，令其買備花燭酒餚。引五喜得打跌，扯開闊嘴道：「茶還沒奉一杯，怎好受你重禮？花燭之費，該是我出，怎又費你的鈔？」素臣道：「雖是假局，卻要與令妹同床合被，怎還論得這許多！」引五歡喜收進。卻見藏氏哭喪著臉，附耳說道：「你且不要喜透了，這銀子禮物，還得不成哩！」引五吃驚道：「是怎麼說，好容易招著這樣富客人，難道罷了不成？」藏氏道：「我也知是個富客，巴不得結識他！誰知姑娘古怪，一口回絕，說是不肯做這沒廉恥的事！我也情急了，千說萬說，還下著大禮，才改過口兒，要問客人的姓，合著他夢裡的一個字，才與他同床；合不著，便寧死不從！憑你怎樣勸說，都不肯聽，便怎麼處呢？」引五呆了一會道：「且與客人說去，合得著也未可知。」懶懶的走至中間，向素臣說知。素臣道：「這須請你令妹出來，當面講說。」引五到西邊一間，逼著玉兒出來。素臣暗付：此女不特眉清目秀，更兼大貴之相；可惜生於此等所在，又是個石女，不能生育，貴從何來？因問玉兒：「有何夢兆？」玉兒道：「奴是夢著神人，吩咐的，要問先生尊姓，若對得來，才可相從。」素臣道：「我說出姓來，小娘子只說對不著，也教我沒法！」玉兒道：「這個字，奴還認得，先生可寫在掌中，待奴說來便是。」素臣暗付：這卻要用自己真姓的了；因取筆寫一「文」字在掌。玉兒道：「夢中神人吩咐奴兩句話，是遇著姓文的，方可同床。」素臣吐舌道：「怎有這樣奇夢？」因放開手掌道：「小娘子請看，這不是『文』字嗎？」玉兒方肯進去，梳頭裝束。引五夫妻方歡喜地，料理結親之事。外面鄰舍已同著頭人來查，引五慌忙接進，令素臣相見。頭人道：「好一個品格，你這妹夫招著了！這峒有半年多沒江南醫家進來，生意發財，自不消說。聞得還有蘇貨，可惜沒帶錢來。」素臣忙取出四包，送與頭人。頭人道：「怎好白受你的？停會原要派人來查，就叫我妻子來補價罷。你們才回家事忙，我也還有別事，不擾你喜酒，等妻子來吃罷。」頭人去後，引五央著領舍，同去買備香燭紙馬，酒米魚肉等物。

藏氏央著鄰婦，裡外收拾，搬桌借凳，燒火打水等事。玉兒也顧不得腩脹，把素臣擔子收進房內，放出行李，鋪床掛帳，自去

料理。只空著素臣一人，沒處存坐，只得走出後門來，看那山勢。一步步的走上山岡，見樹林內都有老虎腳跡，暗忖：若早晚遇見，當為除害！閒步一會，天色已黑，走下岡來，只聽得屋裡敲有鼓聲，又是喇叭吹響。進門看時，見是兩人，一吹啞喇叭，一敲寬皮鼓，鬧了片刻，便來與素臣拉手叫喜。一個便去桌上打疊神馬，揩抹桌凳；一個便在他身邊，取出一條透油的圍裙，係在腰間，往披屋裡去上灶，不誑這兩個樂工，又兼著司禮、庖人兩樣名色，素臣暗自好笑。看那神馬是關公，默忖：關公昔日秉燭達旦；文白今日只可坐懷不亂了！少停，鄰舍男女俱齊，那廚子便催那掌禮道：「廚下都停當了，快去催一聲，把查奶奶請了來，就好拜堂哩。」那掌禮忙趕出門，不一會，跟了查媽進來，問：「那一位是新郎？」眾人指著素臣道：「此位便是。」查媽拉著手道：「好一表人材！多謝你的厚禮，卻忘帶銀錢，改日補價罷。」說罷，便問：「新娘在那屋裡？」鄰婦答應：「在這房裡。」查媽進去稱贊道：「好一對夫妻！怎啊裡有這等好姑娘，沒曾瞧見？」掌禮便供起神馬，點起香燭，廚子便搬出豬頭三牲，鄰婦便攬出玉兒，沒有紅氈，便把素臣一條毯子鋪好，掌禮便打起寬皮鼓，嘴裡帶喝著禮，廚子便吹起啞喇叭。素臣帶笑上毯，與玉兒拜神，化過紙馬，夫妻交拜，便簇擁入房，坐床合巹。那掌禮手裡敲鼓，口裡一般念著吉利的話兒；那廚子把喇叭連掌三聲，忙忙的穿上油裙，往廚下去切割。眾人都出房，把門關上。查媽道：「你兩位休誤了吉時，停會進來討喜。」

素臣暗看玉兒，心裡著急。玉兒在身邊取出哥嫂預備的一方綠絹，遞與素臣。素臣接過，見絹上斑斑點點，染有新紅，藏在席下，方才放心。大家把衣服解散，素臣見竹笆疏漏，恐被人看破，把帳子放下，將腳收起，坐在床上。玉兒會意，亦縮腳上床。等了一會，只聽喇叭三聲，咚咚的鼓響，眾人推門而入。兩人方跨下床，裹扣衣服，查媽上前討喜。素臣在席下翻出，查媽看了又看，半晌方稱恭喜，遞與眾男婦看了，一齊叫喜，重複遞還素臣，簇擁著出去坐席。鄰舍女人來了四個，並查媽、玉兒姑娘七人一席，在中間屋裡吃酒。外面門屋裡，四個男鄰及廚子、掌禮、素臣、引五八人一席。席散，各男人辭去。查媽仍要監看素臣、玉兒上床，素臣道：「奶奶們在此，怎好赤身露體？」查媽道：「到明年，一峒子人都要精赤哩！我還要你們做了親才去。」素臣道：「方才已做過親了。」查媽道：「那不過取喜，只算下得一封戰書。這會子要看那獨眼將軍大戰紅蓮宮主哩！素臣、玉兒及引五夫妻一齊著急。鄰舍女人幫襯道：「先生是蘇州人，臉重害羞，只教他夫妻上床，搯在一處罷。」查媽道：「即是先生害羞，也就是這樣，再作道理。」素臣、玉兒只好遮遮掩掩的，把衣褲褪下，鑽入被中，摟抱而睡。查媽一手執燭，一手揭開上身單被。眾人齊聲喝采道：「大姑娘雖白，還是呆白。怎如這先生白的好看？」查媽道：「這先生的奶，比姑娘大了許多。姑娘說是十九歲了，怎麼沒發身？男兒奶大為丞相，這先生必有發跡日子。罷了，看他夫妻都覺訕訕的，咱們都出去罷。」於是哄而散。素臣傍著玉兒只覺滿懷涼氣；暗忖：石女不過下邊不同，怎連渾身都像石頭一般？幸是鄰舍們都勸了幾杯酒，得這涼氣，反覺爽快，漸漸的落睡去。玉兒被素臣陽氣一蒸，滿身溫暖，快活無比，偎在素臣懷中，也便沉睡去了。次日清晨，眾鄰舍男女俱來叫喜，素臣酬應過去。仍出後門，上了山岡，隨意而走。走有三五里，地勢漸平，周圍審視，見一條山峰拖去，竟是在天關山最高峰上所見之龍爪，心中大喜。因相度地勢，定了一個所在，拔出寶刀，將泥發掘。浮面一層，土俱雜色，掘至三尺，土色漸紫，光而且潤；暗忖：此為龍脈無疑！因復身回家，吃過早飯，把引五領去，設辭哄他道：「我方才閒步至此，見一白鼠鑽入地去，我用力挖了一會，沒曾掘著。白鼠財神所變，必有藏銀在此左右。你可從此處起，至此處止，把這條峰掘深一丈，掘闊一丈，掘長五尺。如得有藏銀，和你均分；如無藏銀，送你十兩銀子工錢，何如？」引五喜道：「這峰是無主荒山，沒人管帳；掘著藏銀，合你都做財主；掘不著，也有十兩銀子。估量這峰，費我十多天工夫罷了，不比打鐵強遠嗎？依你，依你！」慌忙回家，拿了畚鍤鋤耙，就從那一日挖動不提。到夜來，玉兒道：「奴自小身涼，沒些暖氣；自從昨夜睡在爺的懷裡，就暖和起來，滿身骨節中都覺快暢，才是這樣逼近著爺。」素臣亦覺玉兒涼氣比昨日減些，因問道：「你昨日說神人吩咐你兩句話，卻只說得一句，那一句又是甚話？」

玉兒卻不肯說，素臣暗忖：必有難說之處，且與他熱落幾日，再探問他。因復沉沉而睡。玉兒緊搯素臣，更覺渾身滾熱，連稱有趣。復輕輕的把素臣之手先摩胸乳，次摩臍腹，次摩牝戶，更覺渾身快暢，遍體酥麻，口裡不住叫，啞呀阿啞低聲叫喚，直到素臣翻動，方才放手。次日，素臣起去，藏氏忙趕入房，就把手去摸玉兒牝戶。玉兒驚醒，推開道：「嫂嫂怎這樣囉唆。」藏氏道：「好奇怪，竟有假的！你怎麼知道查奶奶來聽房，做出那許多聲氣，把人都要斃死？」

玉兒失驚道：「真個查奶奶來聽房嗎，怎不通一個風兒？」藏氏道：「他也許你通氣？聽得他都動了火，說這先生好本事，不知要弄到多咱才歇手哩。」玉兒道：「奴卻不是假作，不知怎樣，經著他的手，便是快活。你知道，我是冰涼的身子，如今和他睡了兩夜，就溫了許多。可是奇事嗎？」藏氏看著玉兒胸前道：「不特溫和，連皮色都不十分呆白，這兩乳都生點子柄起來了，真是怪事。查奶奶疑心那喜是假，故來聽房。聽房以後，他才信了，說喜也是真的哩。」素臣因是三朝，不便到赤身峒去，日裡往峰上去看引五挖掘，到晚，與引五及玉兒說道：「我受關大戶之托，要往赤身峒去訪查他一個親人；我明日午後便去，論不得日子。老五，你每日自去掘峰，不要懈怠。」次日午後，素臣竟往赤身峒來，走有五六十里，天色已黑，即取出宵光珠照亮，望著峒後那株高樹，爬山越嶺，竟到樹下。看那樹下身，周圍一二丈，高一二十丈，無半點枝柯皮鱗，不能上去。

盤上別棵樹去，雖拉得著大樹的枝葉，卻甚軟弱，離本身甚遠，難以用力。因在四面抄看，竟有十餘里週徑，南北無門，只東西有兩門出入。東門外兩山夾路，亦如彌、葵花形勢。連夜回家，買備兩條大繩，令引五打了四個大鉤，兩隻大釘，因是久歇爐火的，買煤置炭，俱有耽擱。是夜，仍宿在家。玉兒獨睡一宵，覺得滿床清冷，翻來復去，臥不貼席。此夜復得暖玉在懷，百般憐愛，萬種溫存。因怕有人聽房，熬著快活，不放出聲。

素臣次日仍往赤身峒去，把四鉤縛在兩繩兩頭，看準了一株樹枝，用力把一鉤擲過，扯直了繩，恰好鉤牢，兩手攀繩，盤將上去。上了這枝，便不須鉤繩，左穿右踏，直至樹身盡處，果見一穴，黑洞洞的不知深淺。因取寶珠係額，用鉤勾住穴口，將鉤繩放入，攀掛而下，直至樹根，又旁行百十餘步，果見上有穴口，知是簪井。兩手執釘，如爬城一般，頃刻而上。走出井外一看，是一個小小園亭光景，井上蓋著小亭，亭上額著「風井」二字。暗忖：是樹中貫出之風了。對面一座大亭，亭額「雲床」二字。看亭內有五架楠木刻成、似床非床的仰榻，中間架著石台，四邊花木池石，無不具備，一曲牆腳邊，無數屍骸堆著。尋路入內，見有一帶石巷，兩邊雕刻著赤身男女擁抱交合各種把勢，踏著機關，渾身俱動，滿巷皆活春宮也！彎彎曲曲的，走有百十步，便是三間空殿，門闔洞開，東西俱有房屋。先至東邊一院，越牆而進，是三間大房，窗戶俱開，一片鼾聲，裡間榻上，睡有兩人，一男一女，渾身肉鱗，身長丈餘，鬚髮皓白；暗忖：此必老毒蟒也！細看其貌，儼如龍形。四面廊下，躺著些赤身女人。跳出牆來，再往東去，只有從房。復折身轉西，越過牆去，見七間一帶長房，中有大石榻，榻前也懸著一顆夜光珠，滿屋照亮。榻上整整排著五男五女，順頭而睡。素臣大著膽，舉步上前，那榻前的珠光，便淡將下去。到得榻邊，光便消滅，只有素臣額上珠光，愈加燦爛。素臣細看，有仰睡的，有側睡的，有摟抱而睡的，一男一女，相間排臥。男長一丈，女約九尺，滿身肉鱗，略似龍形，不如老毒蟒之儼然龍相矣。十毒蟒之面，上部俱似其父母，下部便短了許多。週身密看，只有陰陽兩竅，龔門臍乳眼耳口鼻各竅俱無，鱗甲掩蓋，喉下逆鱗徑寸，與順鱗分界之處。露出紅肉數分，其餘更無空隙之處。忽見一毒蟒手足翻動，慌忙跑出，回看榻前懸珠，光復明亮。暗忖：同一夜光，而受制如此；老蚌所贈，真神物也！越牆出來，再往外去，是五間大殿，殿外一座石門，四面無槽，亦無罅縫，不知如何開合。因飛身上房，周圍看視，並無出路，是一個天生石洞。

此時天已漸明，見東邊石罅中微漏天光，因急回舊路，至井邊，用鉤勾住井欄，盤落井底，將繩激起，鉤落井中，收在身邊。復至樹中，扳繩而上，把鉤繩寶珠，一併收起，揀著枝葉最密之所，藏伏在內。太陽一出，只除了內峒，其外峒房屋田園，歷歷俱見。周圍審視，見西邊一處，俱圍著猛獸，養著馬匹。東邊一處，俱是倉廩草場。各峒民開門出入，男女都是赤身，又見有無數人，手執旗幟軍器，腰掛弓箭，俱向北而來，仔細看去，見額上勒著銀箍，鼻孔穿有五個金環，項上套有銀圈，腰內束有黃色絲縑者，似係第一等人。額上勒銅箍，鼻孔穿三金環，項套銅圈，腰束青絲縑者，似係第二等人。其下俱係勒勒鐵箍，鼻孔穿一銀環，項無圈套，腰束白色絲縑。看那旗幟，只有黃白青黑，獨無紅色。走進北首宮殿中去，便不見；候了一會，見進去的都紛紛出

來。炮聲起處，一隊一隊的望西而行，臨末，便是五毒蟒夫婦，一色的額勒金環，鼻穿九個金環，項套金圈，腰束金線絲縑，後面一隊男女擁著，往西邊一座將台上來。大纛旗麾動，放炮起鼓，吹動海螺，兩邊一字排長，對面互射。有射折了箭的，有射了不進的，有射了進去的。每人射過五箭，旗復麾動，復放炮，起鼓，吹螺，各用長槍對戳。有戳折了槍柄的，有戳不進的，有戳了進去的。每人戳過五槍，復麾旗，放炮，起鼓，吹螺，各用大刀互斲。有斲缺刀鋒的，有斲不進的，有斲了進去的。每人斲過五刀，便把那射折箭、戳折槍柄、斲缺刀鋒的，捆打；其被射、被戳、被斲的，都賞給銀牌；被傷之人，俱用烙鐵烙其傷口；看那戳斲不進的人，渾身俱是烙痕。傷口烙過，然後操演猛獸，虎豹象兕，都依著金鼓進退搏噬，卻不相傷害。人與獸馴，獸與人習，馬見諸獸亦不駭避。台側一群囚犯，卸去鎖械，穿上衣甲，執持刀槍，逼與獸鬥，便被猛獸吞噬，不留一個。人獸演完，五毒蟒夫婦對射、對戳，對斲，不論頭頸腰腹陽物陰戶，俱如生鐵一般，槍箭刀鋒，只湊得一片聲怪響，休想傷損絲毫！戳斲已畢，歸位而坐。第一等人便環跪於地，捧觴上壽。飲宴既畢，見有一人帶著十男十女上來，五男毒蟒便去摸那女人牝戶，五女毒蟒便去攥捏男人陽物，選中了五男五女，把那十個發還，隨即放炮，起身回宮。那選中的五男五女，便跟在毒蟒背後，簇擁而進。素臣看完，盤入樹根歇息，取出乾糧飽餐。正吃時，忽見遠遠的有些光亮，尋些亮處看時，微見有鳳仙花影，上前諦視，卻是樹根裂縫中所見。因用刀刮削成一條空縫，仔細一看，竟是風井邊花砌，正對著雲床，一面只見幾個女人，搬出酒饌，擺在石台之上。須臾，毒蟒夫婦，領著選中的五男五女進來，圍著石台坐下，歡呼飲酒，猜枚行令。一個男毒蟒猜著，便抱一個女人，放在雲床上去。五座雲床都有機關，這女人一壓上去，兩邊龍爪施展，便把那女人兩腿分開，高高架起。素臣才明「雲床」二字之意。毒蟒把陽物抵進，女人便是哀哭；一經抽送，哭聲愈高。九毒蟒看著，喜笑一會。又一男毒蟒猜著，也抱一女人上床。須臾，又一女蟒猜著，便抱著個男人，卻自己仰睡上去，龍爪架開兩腿，扳著男人腰股盡力弄聳。那兩個女人，都哭得聲息俱無，血流滿股；男毒蟒兀自抽送不止。女毒蟒弄了一會，忽地把兩手抵床，將身騰空，龍爪便自放開；立將起來，推倒男人，提起兩腿倒撞過來，用力一撕，直撕破心坎邊去；腹中腸腑，血淋淋的都滾將出來。素臣又怒又嚇，頭髮根根直豎！正是：

選來已是男嫖毒，撕去方知女夜叉。

總評：

物壽皆靈，而止知其數不知其理，惟聖人則理俱晰，此千古不刊之論。有千歲之物，無千歲之人，故李聃、彭簽皆止數百歲。神猿就見聞所及，故但舉李意等，而不遠及聃、簽。素臣云「物之有知，人不如也」，其斯為神猿也歟？

於龍生、飛娘、立娘、以神外，復招一干珠，見僧道而外，即非類之種，無不可與為，緣以深著老佛之惡。而龍生等未及其父，乾珠則並及其母，是物類亦可為緣矣。更進一層之法。

挖斷龍爪一論，似涉堪輿家言。然孟子曰：「天時不如地利」。《詩》云：「相其陰陽，觀其流泉」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將難為腐德道耳。神猿吐舌，亦有此見，此地英雄所見略同。

神猿指出智井，伏後入峒、破峒之脈，有功於素臣者不小。

素臣欲仿鍾會、鄧艾故事，神遊即請當奇兵之任；亦是英雄所見略同。開星大喜，願助正兵之力，直可與素臣、神猿之未，更設一座。

引五愛財如命，而玉兒獨不愛財，古怪如此，文字便有起落，不至平塌。虞舜傲象，柳下盜跖，同氣者不同性，正復何害！

苗峒平民婚姻風景，只吹啞喇叭、敲寬皮鼓，二人便形容已盡，真是寫生神手！

神馬用關公，妙極！若供五通、山郎、峒母等像，拜不可，不拜不可，使費幾許周折；不獨關合坐懷之事已也。

石女但不能與人交合，非身冷如石乃為石女也。此獨寫成一純陰之體，以待素臣之純陽。覺世上所謂石女，皆作其石；惟此玉兒，乃不愧石女之目，文人遊戲，絕大神通！